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敘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

中據其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

援之卽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攷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

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
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嶷傳宋從帝下
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
載嶷上武帝啟有侍幸口宅口下注順之宋本諱此
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
子響傳蕭順之則作口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
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嶷傳嶷不樂聞人過左右投
書相告置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

朝又恩倖傳梁嚴亶著靴上殿新羅傳載其方言靴
曰洗蠕蠕傳其人著深雍鞞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疑夢羣吏樂藹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
爲文約荅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
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
武帝之子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疑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疑卽其父也自作史

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疑固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苟丕極言其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徃徃有微異者傳末言其歿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歿已訖先帝皆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却不足取大約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歿於永明十年而文惠卽以明年正月歿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皆勦襲各書獨疑論句句自撰不用子顯元文亦與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刊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亾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

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南史七百餘字南齊
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餘字南齊
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
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已字宣儼二王皆高帝
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
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

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
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
少府皆有丞尙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鄉
瑯郡有承縣則并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
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尙如此非定制若隋文
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
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
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

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
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
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邵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
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
相反不知南史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
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刪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
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
遏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
止土木工費并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
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
奏請皆有關於國計民生南史刪削所存不及十之一
二大約南史所刪多不當今不能盡據南齊亦多誤
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免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觀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且留不殺並非因子恪至得免南史一意刪削不顧事實詳玩彼文自明

江西卽江北

予前於史記考得江西卽江北若正言牛渚以西皆得稱之今按通鑑第九十五卷晉成帝紀咸和七年趙郭敬南掠江西胡三省注江西謂邾城以東至歷

陽也邾城今湖邾黃州府黃岡縣歷陽今安徽和州
此以和州沂江而西至黃岡爲江西對江東而言是
正言西也若南齊書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傳建武
以來高武王侯朝不保夕昭胄與弟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之時慧景在南
兖州卽今揚州此則以江北爲江西又柳世隆傳建
元二年虜寇壽陽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此江西卽指壽陽
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
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僞楚數百人特爲謀

主融志在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
爲扼要所稱江西正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
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南可以東言之二者
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沛郡事正當
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
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

退下云上又遣丹陽尹蕭口

蕭順之也
說見前

領兵繼至子

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

有文惠太子厲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
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
所云也蓋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
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真傳云明帝遣裴叔
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
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
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叙見殺事南史固爲
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籤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

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詳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
滔滔自運此予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
當諱鸞之凶狂蓋偶失之而李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
似可疑然今吳下俗語尙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
將損壞欲易之而惜費不肯改作以他木殉承之乃
易去其柱諺目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遁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

不肯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
之或疑官下脫家字但恩倖傳戴法興謂宋前廢帝
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願兒告帝曰外間云
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煮
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
僮任忠傳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
無所用力恩倖施文慶傳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
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又南齊書荀伯玉
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

終不知豈得顧歟蔽官耳目我不啟聞誰應啟者因
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王敬則直入叩頭啟上
曰官有天下曰淺太子無事彼責人情恐懼願官往
東宮解釋之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傳帝遺詔
賜后自盡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
殺我耳然則謂帝爲官南北朝有此語

南北蘭陵郡

李安人傳云蘭陵承人桓康傳云北蘭陵承人周盤

龍傳云北蘭陵人攷南齊書州郡志承縣屬南琅邪

郡明帝時省而無蘭陵北蘭陵郡彼書高帝紀云蕭

何居沛其子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乃州郡志則晉陵郡所屬有晉陵縣無武進武進自屬南東海郡蘭陵自爲縣名屬南琅邪郡不但無所謂北蘭陵郡亦并無所謂南蘭陵郡也未可詳攷

陸澄議置諸經學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元孝經案此

文之下詳載澄與王儉書論易之當立鄭元不可獨
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穀梁已
有范甯不必存糜信然則國學之下置之上當有一
議字或作者下筆時偶誤省此字

陸澄雖未必深於經然亦頗有學識如論易雖未能
直黜王弼之妄而廢之然云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
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
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此
數言者於目錄之學精絕矣魏晉至唐人若知此宜
不爲王弼所惑矣弼首倡異端以亂聖經范甯謂其

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澄乃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
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想南齊時元
風尙煽澄故婉詞乃爾又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
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
儁神清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元
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
意在貴元事成敗儒太興東晉元帝號元嘉宋文帝
號也觀此則澄之識高於顏延之甚遠其論左氏謂
宜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賈服

注已亾千古恨事賴澄此言稍見梗槩又論杜預亦
宜存則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
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
例之作所引惟深此文意未了當脫落兩三衍南
齊書本多不全也彼時賈服並存澄乃又欲兼存杜
預似若不必然試詳玩其語則澄意以杜較王弼爲
彼善於此評斷仍精確之至總而計之澄議大有功
於經學後人宜共服膺李延壽也者於經非但不見
門庭并尙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
庸且妄也

劉瓛陸澄傳論

南齊以劉瓛陸澄同傳因瓛經師澄篤學借二人以發名論今讀之分四段看第一段言洙泗既往義乖七十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同異之說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于勿失專門命氏者謂家法也詮漢學最確第二段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衰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康成得家法而不拘家法融會貫通之故曰一世孔門言其集大成繼孔氏弟子也漢封孔

子後爲褒成侯以奉孔子之祀而康成則以學繼之
故與並軌也其推崇至矣王肅妄造聖證論以譏元
又私撰家語以自證其說女爲司馬昭妻生炎以篡
魏書之行于晉以外戚耳其實妄也此段精妙絕倫
不知蕭子顯何以能有所本識古者宜深玩
之第四段敘齊事永明暫盛建武又衰嘆劉瓛能承
鄭馬之後而身終下秩凡多人作傳只論一人南齊
書與宋書同要之陸澄極推鄭學則論雖不言澄意
在其中鄙哉李延壽也抽陸澄與諸陸聚族居一卷
中降劉瓛與浮虛之明僧紹等同卷蕭氏卓然名論

盡刪棄之據王儉譏澄書厨一言而痛貶其學用不
合今未能周務延壽無學識而強操史筆故其言如
此

陸慧曉傳刪存皆非

南齊書陸慧曉傳云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
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南史刪去張
暢云云却以會稽內史冠於張緒之上大謬又暢爲
會稽太守南齊亦誤

慧曉婦父

慧曉除尙書郎舉酒曰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

作尚書郎婦父張岱也觀下慧曉子能傳能外祖張
岱可知

明僧紹異同

南齊高逸傳有明僧紹南史改入列傳子山賓附其
實應立山賓傳而以僧紹附又此云字承烈南史作
休烈名紹則當字承南史改之非唐高宗上元三年
御製明徵君碑但云南齊徵君明僧紹無字又此云
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碑云祖玩晉建威將軍父
略宋平原太守與此傳皆不同南史却與此傳同又
此傳南史所添多疑神見鬼語皆不足取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南史論於宋齊兩書皆襲取之至梁陳書則襲者雖有而自造者亦多然宋齊極多名論却遭割棄說已見前梁書論少佳者惟江淹任昉姚察論云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此段極精南史采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補敘其父

蕭懿於東昏有大功無小過且其平日居官立身皆可觀東昏無故忌之人屢勸其去而不從竟爲東昏所殺齊梁間上上人物也其事頗似光武之有伯升所以梁朝文告屢用伯升爲比然懿固純乎齊臣也弟敷暢融皆齊臣敷亦有善政融與懿同冤尤可憫此四人者齊書中當特爲傳一篇乃無傳蕭子顯

齊高帝之孫也豈不哀懿但身爲梁臣不便以懿入
齊并其三弟皆缺之姚思廉目睹其缺故於四嗣王
傳補敘其父甚詳長沙嗣王業傳補父懿永陽嗣王伯游傳補父敷衡陽嗣王元簡傳
補父暢桂陽嗣王象傳補父融南史始改以懿等立傳是矣子孫一
并附入不分齊梁限斷則其謬耳宜以四王歸齊嗣
王入梁

長沙王懿諸子

長沙王懿六子業藻猷朗明象疑皆冠以淵字南史
梁書皆避唐諱去上一字惟淵藻淵明於他傳中可
考而知而又或改淵爲深如梁書武紀大通三年六

月以前太子詹事蕭深猷爲中護軍九月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是也

蕭子顯齊書旣不作長沙宣武王懿傳梁書亦但有懿子業藻二人其淵明與猷朗皆無賴南史補之并及入齊後終事此似南史之有功處然李百藥以蕭明傳入北齊書李延壽乃但入之南史尙欠妥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臨川靜惠王宏梁武帝之嫡弟也南史於其傳醜言誣斥不遺餘力始則武帝使之侵魏部分乖方無故自却使百萬精兵一朝奔潰其平日則藏匿殺人之

賊於府內有司無如之何又武帝遇之恩甚篤而宏
謀弑武帝且奢侈無度恣意聚斂驅奪民間田宅又
與永興公主私通公主武帝之女於宏爲嫡姪女遂
復與同謀弑逆以齋日使二僮挾刀入幕下事覺搜
得刀帝乃殺僮而祕其事若梁書本傳則於宏事全
篇皆用褒詞其北伐係因征役久奉詔班師且盛稱
其孝行及居喪盡禮又敘其政事之美在揚州刺史
二十餘年寬和篤厚生平竟一無玷缺南史與齊梁
書多異而此傳尤乖刺之甚者此則恐南史爲得其
實姚思廉父子或與之有連爲隱諱未可知也宏之

子正德與同產妹奸烏獸行又鉤致侯景賣國與賊
正德弟正表臣事侯景又據地叛投齊想其家法必
有所自來則乃父之逆惡理宜有之通鑑第一百四
十六卷書臨川無故規避奔潰喪師殘民誤國之罪
甚詳皆與南史合

南史論云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
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
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此李延壽自撰不襲梁書斷語
亦錄錚有之矣下當有脫落言尊之以高爵則有之
未有明知其不才而以軍國重任作顯榮皇弟之用

使之僨事者。一當作大大撓犬𠂔也。

標題云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傳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梁書則先言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下乃云建康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此下天監六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南史但云爲江州刺史又其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荊州刺史加
都督又其下有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郢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郢州刺史加都督
又其下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而南史則云遷雍州刺史南史書都督刺史最亂
道說總見後先於此發之其病不可勝摘就其淺者
如同一都督而有書有不書不書某某等幾州而其
卒也乃云四州人哀哭迎送請問四州者爲何四州
乎秀墓碑劉孝綽撰朱氏彝尊親見之此文今載孝

綽集梁書秀年四十四劉集作四十五南史削去碑
文中所敘與梁史皆合末云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免
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梁書以
孝綽與王僧孺陸倕裴子野同遊王門與碑亦合惟
梁書孝綽傳言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鎮南安成王諮
議考秀傳但有平西無鎮南之目此必有誤南史盡
削去諸號但云某州刺史或云某州刺史加都督而
已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南史梁武帝子武陵王紀傳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

刺史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命敕
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
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
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
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
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
繹使止之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元天正
暗與蕭棟同名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拒之六月
戰不利師老糧盡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
景遣報紀圓照鎮巴東留不遣啟紀云侯景未平宜

急征討巴蜀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絕謂實然故
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以旣居尊位
宣言敢諫者死後頻敗爲元帝將樊猛所殺梁書與
此不同者直言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乃僭號
於蜀改年天正無受武帝密敕事亦無遣圓照受湘
東節度事又言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
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五月丁丑紀次西陵元
帝遣將拒之六月庚申元帝將任約等與戰破之景
戍任約等進攻其壘樊猛獲紀殺之紀本圖帝位若
受敕都督征討不應反受湘東節制前段當以梁書

爲得太清五年卽是大寶二年南史以五月己巳次西陵梁書以五月丁丑次西陵後於己巳八日耳亦爲合也但紀必不肯稱簡文帝大寶之號故梁書據紀意書太清若論史法仍以南史書大寶爲合荆陝陝字亦必誤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紀之東下於承聖元年之八月承聖元年是太寶二年之明年若以太清數則爲六年與南史梁書皆不同紀至此尙未知侯景破敗而仍東下決無此事通鑑恐非

七官

紀以金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梁書河東王譽傳王

僧辯破長沙譽被執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先是紀
聞湘東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胡
三省注湘東於兄弟次第第七故云七官紀釋之弟譽
乃釋之姪也見通鑑一百六十四卷

方等等子

梁元帝子梁書但有方等方諸二傳其子皆不見而
方等之子莊王琳曾奉以主梁祀改元卽位其事尤
不可缺乃梁書槩從闕如莊入齊歿而北齊書又無
傳賴南史補入此亦南史之大有功者但莊雖宜見
梁書而李延壽則宜在北史入南史位置稍乖

王茂歷官刪削不當

梁書王茂傳自宋昇明起家之下至襄陽太守之上
一大段南史不載而以三四句了之云爲臺郎累年
不調知齊將亾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
守今考梁書茂之歷官豈得言累年不調乎雍州長
史而改爲輔國亦未詳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
策勸迎和帝此事南史亦無若梁書云性沈隱不妄
交遊南史節去沈字妄字幾不成句此等不可勝摘
聊一附見之

王茂傳有潘妃事

王茂傳南史所添却極多然皆閑話若東昏侯潘玉
兒自縊事此梁書所無而不可不存其事者然但當
入潘傳中乃潘則無傳而反叙於王茂傳闌出闌入
全非史法

中山王英

梁書曹景宗傳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
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游擊將軍四
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
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托跋英南史作中
山王英夫以魏主而梁書直斥其名曰托跋宏非也

若英則人臣也作南史則以南爲主乃于敵國之臣
鄭重如此亦非梁書章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元是其
姓如此稱方妥

蔣帝助水等事

曹景宗於天監六年破魏軍遣使獻捷下南史忽添
入蔣帝神助水挫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
贅全是小說與曹景宗何涉李延壽意主刪削簡淨
乃其所刪者往往關係典章制度民生利病而所添
妄誕則又甚多惟於振旅凱入增封進爵下添入賦
詩叶競病韻却佳

霹靂野虜

景宗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南史作礚礚說文
卷十一下震字注云劈歷振物者臣鉉等曰俗別作
霹靂非卷九下石部無礚礚字又臘月宅中作野虜
逐除南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呌聲

沟均口

馮道根傳齊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
遣陳顯達爭之師入沟均口沟當作沟均字乃後人
妄注沟字之音而傳寫者誤入正文此篇凡三見梁
書誤同

神獸門

張宏策傳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神獸門案此事
梁書宏策傳亦作神獸南史與梁書王茂傳並同梁
武帝紀則南史作神武梁書作神獸其實乃神虎門
也梁書武紀天監七年作神龍仁獸闕于端門獸本
虎既有仁虎闕則亦當有神虎門故知也唐人諱虎
改爲獸或改爲武但南史梁書皆成于唐人當下筆
時已自改若宋書則修于南齊南齊書則成於梁代
當時本作虎而唐人有未及改者故仍舊作虎亦或
有唐人已改趙宋人校者又復改從本字作虎所以

參差不齊如梁武紀及王茂張宏策傳皆唐人下筆
時本自諱改又如南史后妃傳梁武帝丁貴嬪傳太
丁定位有司奏宮僚施敬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
梁書后妃傳同又如南史陶宏景傳云永明十年
朝服挂神武門云云此事梁書所無南史必別有
以此皆是唐人下筆時改其實當作虎至於南史宋
以帝紀性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出神武門逍遙宋書
則作神虎門又南史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孝武八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
八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宋書亦作神虎門宋書傅亮

傳永初元年由中書令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
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
南史則作神獸門此皆南史諱改而宋書本文則唐
人未及改又如南齊書第九卷禮志晉中朝元會談
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南齊書本
文唐人未及改抑或皆唐人已改趙宋人仍改從本
字也若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
至惟不召鮮之俄而外啟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此
則宋書本作虎唐人校而改之者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約傳全用其宋書自序文頗冗已極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子允格臺駘云云此在約自序
已覺可厭南史采之亦不刊削成何體裁

沈氏世濟其惡

約之自序雖詳今據而考之則其先世大抵多非良
善如約之高祖警敬事妖人杜子恭子恭死門徒孫
秦秦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
作亂自稱征東將軍警之子穆夫在會稽恩以爲前
部參軍振武將軍餘杭令孫恩何人而警累世奉妖
黨并從逆受其僞官幸約之詞雖多緣飾尙不沒其

實耳南史刪前部參軍振武將軍八字大非劉牢之
破孫恩執穆夫殺之傳首京邑穆夫之父警逃遁爲
宗人沈預告官警與穆夫之弟仲夫等俱以從坐伏
誅此國法之正非冤也穆夫之子田子林子投歸宋
高祖從平京口遂東歸報讐盡殺沈預一門預以無
罪歿若依正理田子林子應以專殺伏辜無如高祖
已爲逋逃主故田子等倖免矣田子又從征姚泓特
因人成事乃以忌功讒間王鎮惡并矯宋高祖令殺
之專殺無罪功臣誤國家大事其情尤爲可惡林子
之子璞則約父也約於此尤多妝點元凶劬弑立璞

乃攜老弱赴都自歸則其從逆顯然矣想必授有官

爵約諱不言耳

裴子野宋略書其事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也見裴傳

世

祖入討伏誅正宜約乃致怨顏竣譖之謂以奉迎之

晚橫罹世難皆非其實

南史直云以奉迎晚見殺大非

綜而論之自

警至璞四世之中可謂世濟其惡

田子林子本逆黨皆當從坐伏誅者其歸高祖正是

巧於避禍後乃并以得功又報私讐可云詭計約自

序乃謂劉牢之虜暴縱橫高祖軍政嚴明故自歸飾

詞也高祖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惟當見隨還京可

得無恙其語顯然約欲蓋彌彰矣

約自序缺誤甚多若無梁書及南史幾不知約是璞子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約自序云田子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案此別軍下似但當作參征虜將軍趙倫之軍事其下卽接振武云云但趙倫之傳無討司馬休之事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梁書約傳云祖林子宋征虜將軍據約自序林子官終輔國將軍征虜乃其追贈之號此則梁書之誤南

史仍依自序是

沈璞不襲父爵

南史敘約之祖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及卒後贈官追諡之下竟直接云少子璞嗣以璞卽約之父取其立文簡便耳考約自序則襲林子爵者乃長子邵非璞也邵卒子侃嗣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李延壽任意更移不顧其實是何心哉

有志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台司三公也時約官至尙書令已居宰輔然未拜三

公故云下文約陳情於徐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各傳中或作開府儀同三司或作同三司之儀似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皆謂未爲三司而其儀同於三司耳觀此益明但有開府無開府疑有異再考

沈約年

梁書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南史同考約宋書曰序生十三歲而孤按約之父璞於元嘉三十年以從逆爲宋孝武帝所誅自此數至梁天監十二年凡六十一年則約當生於元嘉十八年辛巳至天監

十二年癸巳正七十三歲

高祖有憾於張稷

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與約言之約曰尙書左僕
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復論據本書十六卷稷
傳稷於高祖起兵圍京城稷主謀弑東昏率先倡議
歸附是有大功及由尙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
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雖疎防
致變尙屬歿於王事者不知帝之有憾於稷者爲何
稷傳旣無突見於此殊不可考意者稷必不願出有
怨望之言而史不言耳

二粲

宋有袁粲梁有韋粲二粲忠義千古流芳以六朝之
浮薄而疾風勁艸未嘗無人血性激發非由學問袁
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韋粲韋叡之孫而叡實
梁初之名將也淵源有自

韋粲子諒

韋粲於侯景圍臺城戰歿盡節之臣所宜加詳梁書
於其傳末附載粲子尼與粲同戰歿云云又云長子
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
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收部曲欲圖興復可云賢

子臧既長子則尼爲次子矣此外初不言粲別有他子也南史乃絕不及臧而但云粲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然則粲子有諒無臧矣可怪之甚

韋載京兆人

史家書人鄉貫六朝以前與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諸王各書尙書爲瑯邪臨沂人太原祁人諸謝尙書陳郡陽夏人似覺遼遠不近情在當時不以爲異至陳書韋載傳尙書京兆杜陵人計載時去京兆居江左久矣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爲不可文體隨時而

變不可泥古

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真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尙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復爲主簿

梁書劉秉爲丹陽尹辟淹爲主簿故其後云王儉領
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南史刪前爲主簿後文不去復
字非

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
尤長載筆南史此下又云昉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
任筆沈詩又梁書十三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
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五十七本傳文章二
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
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

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
文章詩筆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
逸顧歡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
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
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
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
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撰
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
篇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
汎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故劉禹錫中山外集

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
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
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
牧之樊川集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
反搔

昉紆意梅虫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
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
虫兒東昏嬖倖然梁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
削色計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後永元末方爲司徒

右長史若此時卽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
理據梁書明帝崩遷中書侍郎疑是

王僧孺祖準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鄉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
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
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梁書王僧孺傳祖淮南
史作準之非準之王彬之元孫與僧孺別族刻本誤
作準之父延年梁無

王融稱字

梁書柳惲徐勉二傳皆誤稱王融爲王元長融不合

稱字南史皆改正

不奉家信居哀

徐陵傳太清二年使魏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陵之父摛於簡文帝幽閉時卒約在大寶二年陵拘留在北時魏又變爲齊矣陵不獲視含聞訃不得奔喪故文集中在北與人書多稱孤子自摛歿四年陵乃得歸

紀載不明

六朝人紀載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義樸儻觀者嫌之乃故作文綴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

妝點乎梁書王僧辯傳荆湘疑貳軍帥失律南史同
僅刪軍帥句愚謂當作河東王譽在湘州不從命岳
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南史同而於上句并刪一
王字更不明當作岳陽王答軍襲江陵

王僧辯論無識

梁書王僧辯傳論曰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
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
伊霍乃受脅齊師苟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
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
夫陳霸先將殺僧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敬帝之立

霸先利其幼稚爲篡弑地耳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僧辯之欲立貞陽侯蕭淵明一則國賴長君二則結齊援也論斷無識若其欲淵明立敬帝爲太子則拙謀也見徐陵文集然卽此可見僧辯之於梁元帝可謂純忠蓋心乎梁實心乎元帝者

南史論云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奕棊延敵開釁實基于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李延壽於宋書論直以抄謄了事齊梁則居然自出心裁者多矣然如此論不襲其詞而襲其意謬與梁書同

僧辯弟僧智於僧辯歿後得隨任約約敗又被殺子顓又歿王琳之難一門慘亾賴次子頌入魏而顓子珪事唐太宗爲名宰相忠義之報也

見舊唐書第
二十卷珪傳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王氏懋茲讀書記疑云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張彪或可無傳若王琳何以不載疑刻本脫去非其本無也愚案琳彪同在南史六十四卷張彪之補誠有功但其事跡支離誕妄全似傳奇小說不知李延壽從何處得來恐係掇拾稗官附會傳聞道聽塗說此則延壽之病也至於王琳者本梁元帝之忠臣破侯景

有功元帝徵之下吏其部下叛而琳仍執不貳元帝
忌之出之嶺外帝爲西魏所圍仍入援旣無及又力
圖興復其於元帝幾幾可云純臣矣後奉永嘉王莊
尙可云乃心梁室迨至不得已而歸降北齊歷受其
官位爲齊臣久矣陳將吳明徹伐壽陽城破爲所殺
此則不得復謂之爲梁盡節斷宜入北齊也若琳入
梁則陸法和湛海珍亦可入乎今北齊書第三十二
卷琳傳與南史全同而無論贊北齊書殘闕凡無論
贊者皆後人取北史補之若王琳傳則是取南史
補入者究其實琳本當在北齊書不當入梁書姚思

廉梁書不立琳傳爲是而李延壽却非能補思廉之
闕李百藥於北齊原有琳傳傳文雖亾大約篇目尙
存後人案其目故以南史琳傳入之而此傳文却仍
是李百藥北齊書延壽襲取以入南史者耳幾經回
轉不勝眩惑矣若云王琳傳賴李延壽得存以此爲
功於北齊書此呂尙盜陳恒之齊劉季纂王莽之漢
也下筆成章世間恒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此中意
味與誰道之

梁書太宗簡文帝紀有大寶元年張彪起義於會稽
事又太宗十一王傳於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傳

并陳書之世祖紀及周文育章昭達沈恪陸山才錢道戢謝岐等傳皆有張彪事姚思廉父子非不知有彪者不知梁書何以不載

刻令王懷之

王僧辯引彪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此事與陳書文帝紀略同但刻令王懷之彼作臨海太守王懷振案東揚州卽會稽也臨海相距遠故往征而留岐居守

若剡則會稽屬縣且其時僧辯尚在屬令未必敢爲
梗何至舍郡城而往圍一縣乎當從陳書

南史無傳岐

梁書無傳岐傳納侯景降後勸勿更與高澄通和使
景自疑此言繫梁存亾南史無岐傳朱異傳中又不
附入此諫是大闕事

十七史商權卷六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

衡陽獻王昌入宗室

南史於陳高祖之子衡陽獻王昌入之宗室諸王傳與疎屬之永修侯擬等並列外謬斯極宋齊梁陳書於宗室王子雜置諸傳之中殊嫌錯互南史每朝先以宗室謂旁支也次以各帝子然後次以諸臣位置較分明惟悖逆者不另敘爲非耳今昌是高祖子乃目爲宗室李延壽雖愾妄何至此明係急於成書草

率編次不及詳審之故試觀齊文惠太子諸子尙與
帝子並列不入宗室何況昌乎梁昭明太子諸子如
豫章王棟等皆無傳則又一缺事

書前總目後人所添李延壽本無李目自在各卷之
首然如齊梁宗室與諸王各自爲卷不必論宋則以
字之多少牽配均分二卷題爲宋宗室及諸王上下
字樣上卷先以旁支次卽將武帝諸子搭入此等皆
因李延壽疎懶隨手編次不加斟酌殊不思分卷取
其類族辯物不可以字之多少爲分若竟分宋宗室
一卷諸王一卷雖多少不勻何等直截明白今之所

分已覺欠妥然差可陳則宗室諸王共一卷卷首月
諸王上落及字已疎忽昌不標武帝子與諸宗室溷
昌下跳過曇朗方及文帝子種種乖謬不可勝言
昌是高祖第六子上有五兄其下當更有弟一無所
見史家闕佚多矣

魯山

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魯山卽後
人所指以爲大別山者也真亂道不可信山在今湖
北漢陽府漢陽縣江岸

昌濟江中流殞之

巴陵王蕭沆等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沆
蓋齊和帝之子孫列於三恪故假以爲名其下云丙
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此文帝命侯安都殺
之事見安都傳陳書乃云中流船壞以溺歿於安都
傳亦但云請自迎昌昌濟漢而歿以功進爵云云雖
情事宛然然唐人書陳事何必作此蘊藉之筆似有
所不敢直書者乎皆不如南史竟書殺之爲得實

逼遣曇朗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
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

在朝文武咸願與和武帝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
曇朗憚行或當屏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
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
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冒之入
魏在江陵從元帝西被虜也乃不幸也曇朗之入齊
魏破江陵入魏則高祖逼遣之棄之強寇而殺之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無怪文帝宣帝相繼效尤文則沈高祖之子於江
宣則篡廢帝位而害之

始興王道譚

陳書高祖紀高祖有兄道譚弟休先則高祖乃仲子

而篇首絕不言是仲子惟於卽位後永定元年十月
癸巳書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
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
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
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紀首高祖祖名道巨則
兄名不應犯祖諱此必有誤兗州據沈炯所撰碑作
南兗州見炯文集碑是紀脫也道譚之諡爲昭烈則
見於世祖文帝高宗宣帝紀而碑亦同紀不載追諡
事世祖高宗皆係道譚之子而二帝絕未追崇其本
生列傳中旣無傳世祖高宗紀亦未追敘一語碑云

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又云彈冠
入任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
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似非全無事
蹟者又云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沛獻東
平陳思實聞之也未有身歿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
義烈者銘曰惜哉徃矣殞身凶慝則道譚亦爲侯景
所殺乃紀傳皆不詳此陳書之缺漏也若南史直將
高紀中追贈事亦削去文帝禱紀突云始興昭烈王
長子宣帝頊紀突云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使讀者幾
不識王爲何人是誠何心哉

伯固母王氏

陳文帝十三男內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其下文伯固傳伯固與叔陵謀反見殺子及所生王氏宥爲庶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

歐陽顥傳多誤

歐陽顥傳周文育禽顥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歿後嶺南亂顥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顥子紇已尅始興及顥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丞

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卽位進號征南
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陳書略同徐陵文集廣州刺史
歐陽頎德政碑云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檻車才
至輿櫬已焚但八桂之上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
歲積以公昔在衡皋深留夙愛乃授持節散騎常侍
衡州刺史此皆與史合其下則云我皇帝從唐侯以
允國屈啟筮而承家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
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今皇帝謂文
帝則顧不但進號征南爲在文帝時非武帝卽爲都
督交廣等州軍事廣州刺史亦是文帝非武帝矣與

南史陳書不合碑係當時所作當以碑爲正又南史
例不書所領各州陳書則云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
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梁陳皆無志
隋書各志補梁陳事顧所領十九州據隋地理志自
南海以下各郡小字夾注梁陳時惟有廣高成定越
安交愛德九州其餘十州名皆不見蓋皆陳朝所置
後廢而隋志失載者十九州碑作二十州亦異江總
文集歐陽頎墓志乃云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
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此云二十二州更異矣至所云
東衡者按南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

顧爲刺史始興郡 皇興表以爲今廣東韶州府地
侯安都傳言陳文帝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
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據碑當
是後來加督愈廣故至二十州之多而墓志所云南
衡之名不見於紀載則恐傳寫之誤

顧本無德政史家多溢美徐陵有爲陳武帝作相時
與嶺南酋豪書旣稱顧爲兇徒又有與章司空昭達
書稱顧之子紇爲殘兇力詆其一門濟惡而德政碑
則顧在廣州時陵爲作也文人自相矛盾如此

蔡景歷傳附江大權

陳武帝崩蔡景歷與江大權杜稜定議召立文帝陳書杜稜自有傳而大權則僅於景歷傳中一見其名而已南史景歷傳尾附大權此類亦有小益又景歷子徵陳書各爲一傳太煩不如南史隨父爲合

劉師知傳增事

劉師知傳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此段陳書所無此

南史之遠勝本書處姚察陳臣故諱之其子不加益也

錢道戢傳補闕

錢道戢傳平張彪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案陳書作以功拜直閣而封永安縣侯五字則缺攷其下文陳書有增邑則當以南史爲正陳書誤脫

沈初明

沈炯字初明陳書作禮明同一毛板二者不同何氏焯云當作禮

姚察當爲隋人

姚察在梁簡文帝時入仕自梁入陳自陳入隋卒於
煬帝大業二年年七十四其時察入隋已將二十年
歷官祕書丞襲封北絳郡公員外散騎常侍又爲晉
王昭侍讀太子內舍人煬帝巡幸數爲侍從乃仍列
陳書中而隋書中不載殊不可解陳臣入隋而仍載
陳書者多矣未有如察之甚者徐廣終身仕晉入宋
僅六年而卒然晉宋竝載南史入之宋人是也大約
史家如此者甚多此史例也假令婦人三嫁終當以
最後所適爲定然則姚察自是隋人乃南史仍以姚
察入之陳人得之於徐廣而復失之於察何邪

循吏多誤

循吏首列吉翰杜驥申恬三人宋書則與劉道產同
爲傳一篇南史改入循吏而以道產改入劉康祖傳
此尙可若杜慧慶宋書本作慧度南史紀同此誤其
所增益之甄法崇傳疑神見鬼是李延壽慣技無政
績也王洪軌傳反言其多贓賄矛盾可笑所敘美績
尤空陋郭祖深則以上書稱剛直非循吏傳未不載
所終亦非體

卞田居

文學卞彬傳自稱卞田居南齊書同何氏焯曰當作

田君韓翊用文韻押君字可知其誤

樵者在山

隱逸傳敘首云含貞養素須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者在山何殊異也何氏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見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

淵明改深明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遺民

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
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
諱改深明并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
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
元亮乃又妄改如右展轉惑人校者之謬至此

外弟

古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見四十三卷而
亦有以舅子爲外者宋書隱逸傳宗炳字少文南陽
涅陽人母同郡師氏云云而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
授云云可見蓋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字節信

安定臨涇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黃山谷內集卷十嘲小德
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天社任淵注引此事南
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元保以爲
外氏梁書韋叡傳杜幼文爲叡外兄又文學劉昭傳
江淹爲昭外兄又韋粲傳柳仲禮爲粲外弟南史張
彪傳彪爲蘭欽外弟

顧歡論道佛二家

南齊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
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

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
腋而生墜地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內
篇入關當作出關南史誤同此下詳載論文又引宋
司徒袁粲駁之之語亦誤以出關爲入關其間蕭子
顯又隱括之云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卷末子顯
作論一篇極力尊佛以爲世間第一法能包舉九流
百家愚謂歡所引道經頗確老子卽佛本是一人故
無二法如人鼻雖分二孔所吐納者原只一氣有何
差別惟與吾儒則如柄鑿冰炭之不相合耳歡知老
佛是一却不知儒教之美而子顯所論尤覺虛浮夸

誕亦適成其爲子顯之所見而已矣前陸澄傳論頗知推尊鄭康成貶斥王肅此特子顯生於六朝見聞之益若康成深處彼亦不知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伊川朱晦菴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因時未至含蘊未發程朱之時訓詁失傳經無家法故輕漢儒而其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彼異端邪妄之談又何足道哉

陶宏景以孝成隱

陶宏景父爲妾所害故宏景終身不娶其游於方外

雖性耽野逸實因痛其親而割棄世緣蓋以孝成隱
梁書不載此事并南史所載其祖父名及官職皆闕
之

金陵華陽之天

宏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
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金陵梁書作金
壇考宏景所作真誥第十一卷稽神樞篇云天天之
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
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作壇是

陶宏景年

梁書處士陶宏景傳略言宏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此下敘其隱遯高逸之事更歷建武永元等朝然後言梁高祖卽位恩禮甚篤下又敘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云云其下乃云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此傳尙明白可誦揆年順敘無大誤據其所言卒年推之宏景當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也入齊年二十八入梁年五十二如此方合惟蕭道成於宋後廢帝元徽四年方爲尙書左

僕射明年方爲司空錄尙書事時宏景年已二十五
六而云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之云云此其小牴牾
者南史多襲取各書無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輒成
疵累此傳所增頗多徃徃冗誕似虞初小說此李延
壽慣態不足責但梁書不言宏景生年而卒年則南
史與梁書同乃其前文先言宏景以宋孝建三年景
申歲夏至日生兩者自相矛盾舛謬可笑於是爲甚
止足傳

梁書有止足傳據其序引魚豢魏略謝靈運晉書及
宋書皆有之非姚氏父子特剽乃不但李延壽削去

不用自後史家亦從無繼作者何也論曰比夫懷祿
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俗情不鄙婆娑莫怪止足
無傳

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徐爰本儒者長於禮學又修宋書仕至顯位考其生
平跋歷內外無大過惡沈約乃入之恩倖傳與阮佃
夫壽寂之李道兒輩同列此必沈約一人之私見約
撰宋書忌爰在前有意污貶曲成其罪正與魏收強
以酈道元入酷吏相似李延壽最喜改舊乃於此種
大乖謬處則仍而不改惟於所載爰諸奏議痛加刊

削而已

茹呂不載殺諸王

南齊書倖臣傳共列五人此等人既立傳則如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呂文顯殺宜都王鏗等事何可不一見大約蕭子顯於蕭鸞殺高武諸王事多遺失南史恩倖傳於茹呂亦不及其殺諸王則以已見諸王傳故也

恩倖傳論

恩倖傳論略云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九卿六府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

亦息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至元
戎啟轍武侯還麾督察往來親承凡案領護所攝示
總成規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
事之口此論切中弊病然皆取之宋齊兩書非延壽
心裁也梁陳書無恩倖傳自周石珍以下傳六篇皆
南史所補所敘連類附及之小人尤多此甚有功蓋
自魏晉尙元虛士大夫多坐談不親政務而治事不
可無人故小人得以競進人主又皆昏貪賊戾昵狎
小人觀此論前半篇言尙書八座五曹九卿六府皆
虛設則恩倖之權爲何如後半篇言兵權亦歸之崔

慧景傳東昏卽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領軍護軍掌禁兵權最重者也至此則權移於恩倖而領護又無權矣漢唐宦官專政爲國之蠹南朝恩倖別有其人並非宦官亦一變也

芮芮蠕蠕

宋書索虜傳卽魏也南史則尊魏故於外國中無魏宋書敘魏事至泰豫元年狹石鎮主白虎公等攻圍義陽事此已在宋末此後魏方盛強宋書以宋爲斷不及其後之事故其下卽綴以芮芮以芮芮卽居魏

之故地故也南史則於北方特立蠕蠕一傳蠕蠕卽
芮芮其本號自爲柔然魏人改稱爲蠕蠕周隋多作
茹茹宋齊梁則作芮芮蓋皆取其音近赫連勃勃宋
書朱超石傳宏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佛佛意同

外國傳敘佛教

晉始以建康爲揚都已見前第五十一卷宋書第九
十七卷訶羅陁國王呵羅單國王奉表於宋皆稱大
宋揚都則揚都之名著矣更有闍婆婆達國王天竺
迦毗黎國王所奉之表按其文義皆仿佛書故沈約
於篇末總結之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因遂歷敘佛

教始末蓋在異域自當奉異教約之敘述佛教於外國傳中亦差可若魏收作釋老志則可笑南史以僧寶誌入隱逸舊唐書以一行入執術則尤欠妥此輩紀表志傳中實無可位置

僧慧琳著論以儒爲白學佛爲黑學語奇至此人僧也而論乃助儒闢佛更奇謝宏微傳兄曜卒宏微蔬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詣宏微宏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旣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觀此則知此僧名爲僧而恒噉魚肉絕不守

佛門戒律

南齊書周顒傳顒著三宗論涼州智林道人曰貧道
捉麈尾四十年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語與宋慧琳

同

羊鯤

賊臣侯景傳景單舸走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
殺之案殺景者羊鵠係羊侃之子見六十三卷侃傳
後此誤

元帝殺王偉

侯景之反皆其黨王偉造謀而簡文帝則偉所親弑

者及爲元帝所獲偉從獄中獻詩於帝帝尙愛而欲
舍之及觀其所作檄有湘東一目句始殺之然則殺
偉以其詈已不以其害父兄元帝之無人心如此

賊臣當入歐陽紇

梁書以諸王之叛者豫章王綜等爲一卷侯景爲一
卷置於書尾蠻獠之後以其皆叛逆也陳書熊曇朗
周廸留異陳寶應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亦用此
例先熊等後王則非南史始別爲題目曰賊臣侯景
云云而叔陵伯固仍以次敘於諸王中絕無分別此
其謬者愚意陳書於歐陽紇亦宜入熊曇朗卷不當

附父傳李延壽最喜敘家譜無怪於此不能改正

臺城

黃之雋等江南通志第三十卷古蹟門云臺城在上元縣治北元武湖側輿地紀勝云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地也晉咸和中作新宮遂爲宮城下及梁陳宮皆在此晉宋時謂朝廷禁省爲臺故謂宮城爲臺城愚考輿地紀勝宋王象之誤予從朱奐借閱嫌殘闕未抄此條詮臺城名義甚確

洪邁容齋續筆第五卷說同

南史及各

書臺城數見不可枚舉試隨便舉之則如齊蕭允梁

南郡王大連綏建王大摯陳任忠沈炯賊臣侯景等

傳皆有蓋有都城有宮城臺城者宮城也今江寧府
治上元江寧二縣戰國爲楚金陵邑秦改秣陵吳改
建業晉改建康其都城宮城則唐許嵩建康實錄第
一第五第七第十等卷以爲越滅吳范蠡始築之孫
權於建安十六年始都之說見三卷築宮曰太初宮永
嘉之亂琅邪王睿渡江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卽太
初宮爲府舍大興元年卽帝位咸帝咸和五年九月
作新宮始繕苑城許嵩自注云案苑城卽建康宮城
又云咸和七年十一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十二月

帝遷於新宮自注云案圖經卽今之所謂臺城也今

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重牆東晉子孫相承
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
之建康宮此言東晉常居之其實宋張敦頤六朝事
迹卷上宮殿門云晉琅邪王因吳太初宮卽位至成
帝繕苑城作新宮宋齊而下因之稱建康宮合之興
地紀勝云云則知宋齊梁陳皆居之蕭子顯於褚淵
論云市朝亟革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是也李吉甫元
和郡縣志卷第二十五云江南道潤州上元縣晉故
臺城在縣東北五里成帝時蘇峻作亂焚燒宮室都
盡溫嶠已下咸議遷都唯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

使王彬營造七年帝遷於新宮卽此城也明一統志第六卷云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卽晉建康宮城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今臙脂井南至高陽墓二里爲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江南通志謂今上元縣署宋建江寧縣署明建觀明志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與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並合則今縣署卽唐縣署故址以此求之古蹟約略可見矣

諸書皆言新宮對元帝舊宮而言南史齊始安王遙

光傳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東府是宰輔所居在宮城東說見下晉成帝所遷新宮在舊宮之北故曰後苑說亦見下舊宮南羣臣居第及治事廨署分列兩旁遙光正是以親王爲宰輔者故居東府東昏思之從新宮望未爲切近故至舊宮望之

江南通志江寧府城自鍾山之麓西抵覆舟山建北門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緣後湖以北至直濱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得勝曰金川臺城實在此

計宮城應於城正中位北面南乃偏於東北者曰明
初重築城縮其東增廓其西故然

白門

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
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
門愚考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側當不至
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北不
數就南面考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
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城晉江左所築但
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

宣陽爲六南面三門最西曰凌陽門後改名爲廣陽
門次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
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栴藻井南對
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
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乃南面正中門也但
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舊惟一門今添
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自注又列
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記云
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
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

或名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白門
是發始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分類
補注李太白詩予所藏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刻本卷十五金陵
白下亭留別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楊齊賢曰
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此名疑亦因白門
而起

宣陽是正南門而新宮正南大司馬門對之故知新
宮在舊宮之北

雞籠山

臺城古蹟可考者以山與湖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山

川門云雞鳴山在府東北覆舟山西其北臨元武湖

本名雞籠山其東麓為雞鳴寺又第四十三卷寺觀

門云雞鳴寺在府城北雞籠山與臺城相接明洪武

二十年置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山岡門云雞籠山

在城東吳瑄刻誤作西以意改北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

如雞籠因以為名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

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又

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學士抄五經百家

為四部要略千卷又元嘉中改為龍山以黑龍嘗見

真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為名千數百年來片瓦

寸椽無存而臺城接雞鳴山里巷皆能道之是爲可據

後湖

其尤可據者後湖也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後湖在江寧府北二里卽元武湖一名練湖晉元帝時爲北湖宋元嘉改元武湖引其水以入宮牆苑囿山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愚考建康實錄卷五東晉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續時未作新宮宮與湖尙異地至成帝作新宮湖連後苑後湖之名約起於此南史

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又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法案輿地志縣東北八里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乃築隄壅水號曰後湖其山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大明中又盛造正陽殿梁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陳亾並廢又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十里周回二十五里又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元武湖在上元縣西北七里周

回四十里東西兩派下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晉元帝創宋元嘉築隄齊武帝理水軍於此其湖通後苑又於湖側作大竇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經歷宮殿縈流迴轉不舍晝夜唐宋人所考如此惟湖與宮迴轉故賊臣侯景傳景引元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也諸書言湖周四十里或二十五里江南通志載余賓碩文謂宋熙寧八年王安石奏廢湖爲田開十字湖立四斗門以洩湖水歲久湮塞今所存者十分之二雖湮塞猶存十之二故王貽上尙有臺城眺後湖詩古蹟可據者以此

張敦頤六朝事迹謂六朝故宮今行宮東北乃其地
此行宮指趙宋康王榭所駐無可考不待言卽明志
軍營蔬圃亦難尋究惟其倚雞鳴山臨元武湖最爲
可據

江左偏安而宮室侈靡蓋包絡甚廣故南史齊武帝
裴皇后傳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
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又豫章文
獻王嶷傳時帝後宮萬餘人卽此觀之宮室之侈可
見

東府

張敦頤六朝事迹宮殿門云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
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
之所宅也皆不出都城之內此段提綱挈領甚佳今
既考得臺城所在則東府西州約略可見試先以東
府考之前第四十九卷論晉時宰相居東天子在西
因及南朝宰相居東爲仿晉是矣但彼以對天子之
西爲東此則居臺城之東因西州居臺城之西而爲
東西微不同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東府城
在上元縣東七里其地西則簡文帝爲會稽王時邸
第東則丞相王道子府謝安薨道子代領揚州仍先

府舍故稱爲東府而謂揚州解爲西州此條詮取名之所自似是然有辨說見下江南通志三十卷古蹟門云東府城在江寧縣舊皇城西安門外青溪橋東南臨淮水是舊迹猶可見

宰相居此非尋常宰相乃秉權最重者第四十九卷考得宋武帝齊高帝未卽真皆居此凡五事茲又考得宋書宋武帝之繼母孝懿蕭皇后傳裕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南齊書紀宋順帝昇明二年正月沈攸之歿齊太祖旋鎮東府宋武齊高皆居之非秉權至重

者而何其餘散見不可枚舉姑隨舉之如徐書文九
王傳建平王宏之子景素舉兵冠軍將軍齊王世子
鎮東府城齊王者齊高帝世子者齊武帝也南齊書
豫章王嶷傳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
此皆秉權最重者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領揚
州刺史四方獻饋以上品薦義康次者供御上冬月
噉柑嘆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
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又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
傳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宋書始安王休

仁傳前廢帝死休仁推崇太宗明便執臣禮明旦

休仁出住東府南史宋建安王休仁傳宋明帝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又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凡此皆親王也而卽爲宰輔是以皆居東府

耳

每建康有事必置兵守此事屢見隨舉之則如南齊書高帝紀休範反太祖曰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門東府納賊是也

西州

上又引元和郡縣志東府西州之稱起於晉王丞相
道子彼文又一條云上元縣東百步揚州刺史所理
州廨王導所創也後會稽王道子於東府城領州故
亦號此爲西州說與上文所引一條同愚謂建康實
錄卷一云晉永嘉中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
其西偏其西卽吳時治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
西州橋水是也注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
爲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爲東府因號北城爲西
州故傳云東有西州是也橋逼州城東南角因以爲

名焉

此殺傳鈔必有誤字今無從校改

就此說繹之亦與元和志同

愚謂通鑑第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紀胡三省注云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當以此爲確未可盡云由會稽王道子得名也如建康實錄言刺史治所自永嘉卽在此處本在臺城西自不必待道子得名況晉書謝安傳安出鎮廣陵還都輿入西州門上文安本領揚州刺史其時雖位至太保封公仍領刺史也下文羊曇者太山知名士安夢行不由西州路嘗石頭大醉扶路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曇以馬策扣扉悲感不已可見安未夢已名西州不始於道

子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卷第九十江南東道昇州理
江寧上元二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始置十三州刺史
領天下諸郡此卽爲揚州揚州本在西州橋治城之
間是其理處後漢如之劉繇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
阿孫策號此爲西州樂史學識雖未精然其書成於
宋太平興國中彼時俗學杜撰之風未熾尙知援據
古書猶有可信卽如此條予前於第十七卷取韋昭
說辨西漢郡治丹楊不治宛陵今樂史說正與予合
又予於第二十卷取晉書陶回傳小丹楊謂在今太
平寧國下府邊界處此本古丹楊魏晉下移於今江

寧府治及謂此爲小丹揚其實西漢郡治當在此見亦

真誥注此則非樂史所知其謂漢郡治即治江寧上

元城中不無小誤而謂劉繇移理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故

孫策號此爲西州則必有據觀此愈知不始於晉道

子矣要雖對曲阿言西不害在臺城西也江南通志

古蹟門西州城在上元縣治晉揚州刺史治所是舊

迹猶可見

其爲刺史治證亦多隨舉之則如宋書徐羨之傳羨

之爲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宋文帝欲殺之傅亮

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南史宋文帝諸子傳劭八

弑之旦始興王濬在西州府濬本從揚州刺史出鎮
故至此時雖已離揚州任而猶居西州也

六朝事迹以爲諸王所宅南史梁元帝徐妃傳嫁夕
車至西州疾風大起此是一證要是後來諸王亦有
宅此者而不害其始爲本由刺史治得名

陳書高祖紀討侯景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
連八城瓦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
五城以遏大路彼時景圍臺城其兵從西而東陳高
祖兵亦從西來直出東北救臺城故賊恐西州路斷
而欲遏止之後來景召簡文帝幸西州見賊臣傳

此則已當披覽城駭篡弒非因景領刺史事治西
州而逼帝幸之

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今上元江寧二縣在漢惟秣陵縣在六朝爲秣陵建
康二縣其建置沿革分合變遷糾紛參錯不可爬梳
惟皇輿表最爲詳晰

康熙十八年修
四十二年增修

學者覽之自

明其縣治之爲古蹟爲後勑未可詳攷惟因秦淮水

常存故秣陵建康分治處猶可想像得之樂史太平

寰宇記卷九十九江南東道云淮水北去江寧縣一里

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利橋西流入百五十里相

傳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卽所鑿也故名秦
淮又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
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淮水發
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
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綿亘三百
許里樂史此段與李昉等太平御覽第六十五卷地
部多同所敘秦淮原流甚佳彼文又云建康圖經云
西晉太康元年平吳分地爲二邑自淮水南爲秣陵
淮水北爲建業樂史所采建康圖經自是唐以前古
書可信者據此則二縣分治古蹟千載可見

陶宏景真誥卷第十一稽神樞篇注金陵之號起自
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
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
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條以
證淮水之南爲秣陵最爲明切歐陽忞輿地廣記卷
第二十四江南東路江寧府上元縣故建康縣本建
業晉武帝旣復改建業爲秣陵太康三年又分秣陵
之水北置建鄴縣後避愍帝名改曰建康此條以證
淮水之北爲建康亦最爲明切也

京畿刺史有書有不書

南史各帝紀於諸州刺史例不書惟於皇子之爲刺史者則書之而又有於皇子之爲刺史亦或不書於諸州刺史亦或書之者其體例旣不定至刺史之進位加號絕非緊要而南史各帝紀徃徃備書之如宋武帝紀永初三年進江州刺史王宏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文帝紀元嘉元年進江州刺史王宏位司空二年改授司空王宏車騎大將軍三年以江州刺史王宏爲司徒錄尙書事其所云衛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者皆是進位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絕非緊要者南史之備書之其不避繁重如此及考

王宏本傳元嘉三年遷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此因揚州是京畿其刺史皆以宰相兼領故也文帝紀中刪去揚州刺史四字不書乍觀之似若別有例者乃武帝紀於永初二年書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三年又書進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此正是以宰相兼領京畿刺史與王宏同也乃於羨之則一書刺史再書刺史如故於王宏但書其爲司徒錄尚書事而不書刺史彼此兩岐體例參差不定何也

宋明帝紀泰始五年據宋書是年桂陽王休範爲中

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者與他刺史不同宋書之例與南史異宋書凡刺史皆見本紀南史則宰相執政領者方書之而此條休範却不書乃廬江王禕爲南豫州刺史此却又書之進退無據自亂其例

齊高帝紀建武二年十二月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見蕭子顯齊書南史無大將軍三字或是傳寫誤脫而刪去揚州刺史四字則非

凡各書中都督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則
但書某州刺史而於其下添加都督三字或直書都
督某州刺史就使二者皆是而二者本是一例今忽
自岐其例使人疑爲異其詞則似別有意義者已非
史法乃予詳攷之則二者皆非也凡都督或督二三
州或有多至十餘州者又有於某州不全督督其數
郡者都有會聚之意各州郡皆所總統今如南史二
種書法皆但書其本治所總統等州郡之數與名皆
不見敘至下文忽露某州某郡突如其來使觀者眩
惑且於敘事中全不得當日勢望權任之所在只因

欲圖簡嚴自誇裁斷獨不思諧謔支贅談神說佛不以爲煩何以紀載實事反矜貴筆墨乃爾

宋書百官志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南齊書

百官志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愚案二志不同宋以爲起魏武帝齊以爲起漢順帝觀齊志知宋志本之何承天徐爰沈約多襲取舊史卽此可見但二說雖不同而其疏解都督刺史之所由起並佳

其書法則魏晉已詳書之今未暇多舉姑隨便舉之

如晉書庾亮傳亮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鎮蕪湖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鎮武昌此等書法極其詳明不可以累墜爲嫌大凡一時官制宜據實詳書之使後世可考宋齊梁陳皆依晉書書法不料李延壽出一人私見矧爲兩種書法失實而不明妥皆非是

如宋書劉道憐傳云都督荆湘益寧秦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

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彼文又云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尙書令徐兗二州刺史而南史則云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又營浦侯劉遵考宋書本傳云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南史則但書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而刪去督五郡宋書又言其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則但書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爲都督似有誤

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則又與前異矣又考遵
考以督南徐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
以監豫司雍并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
太守南史於此二條則竟刪去不書又彭城王義康
初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徙監南豫
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節都
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
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
儀同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南史但書義
康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又宋書謝晦傳

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撫軍將軍而南史則云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凡此其失實而不妥顯然至直書都督某州刺史者其謬更不待言今不悉出

大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分宋書百官志云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此段剖析甚明蓋其不

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治一州之事而已然則不
但都督等各有等級不可併爲一談而假節亦斷不
可略也南史於都督諸州者或添加都督或謂之都
督某州刺史間或於監諸州督諸州之督而亦云加
都督又或因監督與都督不同故監督則竟直書某
州刺史而使持節等遂抹去之如宋書檀道濟監南
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兗州刺史又都督江
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
刺史南史只書南兗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
軍皆不書又張沖傳宋書云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又督南兗兗等五州南兗州刺史又督司州
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並持節如
故南史則於豫州刪去不書而其餘直作南兗刺史
司州郢州刺史至持節與督諸州皆略之其妄如此
謬誤洪多不可枚舉以上二事王先生懋竑字予中寶應人
康熙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讀書記疑曾論之予既自考得又參

王說

文字淆訛

文字最易淆訛漢人碑刻字體已有不正者沿至六
朝愈亂矣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

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宋明帝嫌名鄙

改爲敬兒案說文敬從苟讀若急白急救也非苟卽

此可見六朝人不識字今南史及各書中所用誤字

不可勝摘姑隨便舉之如以介爲個南史王宏之傳

爲個此字今唐人投爲透此字用之甚多隨舉其一

九經疏中頗有之者以爲傳寫之誤而改之不知乃李延壽本誤也

繼爲係此字亦用之甚多隨舉其一如南樵爲藥寶

爲瑤藩爲蕃說文卷一下艸部渡爲度說文卷十一

也卷三下又此類甚多難以枚舉略出數字以例其

餘凡此有用流俗妄造字者有本有其字不可通用

而誤通者又如地名則湓城爲益城采石爲採石王義

之採菊帖已用此字人名則羊侃爲侃說文卷八上侃从人从信省从水無侃字徐

世標爲櫛亦皆誤又以得官赴任爲述職與孟子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文同義異皆謬至於羊元保傳

竹木雜果爲林芘芘字宋書無南史添此李延壽之

不識字而強作解事若餒爲餒考說文卷五下食部

云餒飢也一曰魚敗曰餒不知何人改从妥而論語

魚餒孟子無是餒也則餒矣皆變爲餒宋書袁湛弟

豹傳仍作餒又年爲季考季穀熟也从禾干聲隸變

年作而宋書孔季恭等傳論仍作季又倒爲到古無

倒字說文人部在新附而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仍
作到潔爲絜古無潔字說文水部在新附而南史仍
作絜仗爲杖仗字說文新附亦無而南史仍作杖則
六朝與唐人猶存古宜分別觀之

避諱

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干丙
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
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宋孝
武帝小字道民之爲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
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

稱其字少文

獨江秉之不稱其字仍書其名北史秉

宋書之誤

與夫虎之爲獸爲彪爲武韓擒虎去虎字

而改之

見恩倖傳

但稱擒淵之爲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

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

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

者竊謂凡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於逐條

下注明某字避唐某帝諱改本當作某如此方合今

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尙

有二三旣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

至如宋書後廢帝江皇后傳云北中郎長史智淵孫

女又如劉穆之傳云小字道民又如諸葛長民又如朱齡石傳有黃虎此類非一乃沈約原文唐人竟未及校改若謂唐人已改宋人又改從本字則如梁書武帝紀有獸眇有王天獸有龍驤獸步有陳獸牙有胡獸牙實皆虎字宋人何不改之可見宋齊各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

建康實錄

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嘉祐四年知江寧軍府事梅摯等刻於江寧府紹興十八年權荆南軍府事劉長等又刻於荆湖北路安撫司予所藏凡構字皆

注今上御名乃從紹興本鈔出者此書載宋史第二
百三卷藝文志第四卷末識云吳大帝黃武元年壬
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第十卷末又
識晉元帝太興元年至至德年數此當是其成書之
歲

此書用意亦李延壽之流亞延壽取八代爲一書嵩
又取吳晉宋齊梁陳爲一書已覺蛇足乃其手筆體
裁又不如延壽遠甚吳晉用編年體髣髴荀悅袁宏
宋以下忽分紀傳吳晉無論贊宋以下忽用論贊吳
晉齊陳末無總論宋末忽自造總論一篇約二千餘

字文皆排偶意則舊史已具梁末襲取魏徵總論而
去其下半篇其傳率爾鈔撮紀載寥寥如宋之劉穆
之徐羨之傅亮謝晦范蔚宗謝靈運皆無傳反有譚
金童太一而又次序顛倒如沈攸之反在前沈慶之
反在後種種不合各朝皆無外國獨於齊敘魏及百
濟等國皆不可解梁元帝只七十字敬帝反一千
五六百字侯景傳乃位置於梁各帝之末蕭詧後周
書北史皆有傳梁書與南史無而此乃附於梁稱其
尊號其麤疏紕漏不可勝摘但千餘年舊物業已流
傳未可覆瓿且其人生唐元肅間尙見古書如宋末

詳述裴子野宋略體例則於宋事大約必參取宋略
又小字夾注中援引古書多亾佚已久者此則大可
寶貴所以此書不可廢

六朝事迹

六朝事迹編類十四卷宋紹興庚辰左奉議郎充江
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撰蓋因康王
構嘗駐此而爲之明吳琯刻入古今逸史敦頤他無
所見予所藏宋乾道板唐柳先生集有新安先生張
敦頤音辯亦一好事者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